

●吴鲜

乡愁在望

抓一把故乡的泥土，拾一枚秋天的落叶，站在灵魂的高处，望乡。

乡愁呵！氤氲，弥漫，缠绕，销魂。清梦几回？清泪几掬？梦乡何在？乡愁何寄？在心中，在梦里，在眼前，在往昔，更在记忆深处。故乡，故园，故里，原野，那是一片神奇的土地。生长着粮食和谷物，默默地滋润喂养着我们的骨骼与血肉，那是一片生长有稻子与麦子的原野，有着稻花香与风吟麦浪的美好召唤，有着乡村岁月与恬淡时光的深情回望。青瓦，屋顶，炊烟。灶火，饭菜，餐桌。夕阳，阡陌，远山。飞鸟，天空，大地。氤氲之色，袅袅升腾，宁静至极，静谧祥和。

不知从何时起，我开始惦念起故乡来。不只是关心粮食与蔬菜，还关心天气与冷暖，更关心四季与花开，亦关心柴枯与收成。故乡的门前，竹林的深处，埋有我出生时带血的脐带。青草萋萋的坡地之上，曾经那么鲜活无比过我美好的童年时光。乡村少年呵！之于那时，于我而言，是没有乡愁一说的。人到中年的我，此时，正行走在异乡的土地之上，依然步伐铿锵。那是一种有力量的步伐哟！那是一种来自故乡的力量。是的！一种故乡的力量：坚韧，顽强，执着，厚实。

在乡野之上一路长大的孩子，都有着一个个响亮的名字，叫做——乡村少年。少年心事当擎云。当年，我对于外面的世界，向往与渴望，并不比我此时的乡愁在望少呵！都说生命的轨迹是一个圆，生命的起点在哪儿，生命的终点将会无限地靠近生命的原点。生命的原点，这或许就是乡愁在望的内核之所在吧！生命起源，基因密码，成长记忆，岁月浸润，一天又一天，日月又年年，我们都在长大，乡愁亦在成长。只是，我们的一路向前，在不知不觉当中，与故乡是日复一日地渐行渐远了。真可谓：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

乡愁在望？此时，正是秋天。秋天，在故乡的原野之上，无疑是有着一份大美的。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我不是什么英雄，我只是一个从故乡的土地上一路蹒跚走出的游子。君从故乡来，应知故乡事。你在他乡还好吗？是在问我吗？是的！风笑着抢

答。无边的风，浩荡的秋风，正刮过故乡的原野，一路伴我回家的路。近乡情更怯。怕了？慌了？一如儿时，我做错了事，怕受到奶奶的责怪？奶奶会责怪我吗？不会的，奶奶可是无比深爱着我们的呀！之于当年，一夕乡村岁月里，明亮的煤油灯下，温暖的被窝里，可口的饭菜飘香与那南山种豆的一路辛劳收获。斯时面对，梦里常记，奶奶就葬在故乡的南山之上啊！日夜守望起与庇佑着故乡的老屋，那里面有我一辈子的记忆忘却的美好时光，那里现如今还依然生活有我的白发亲娘。

故乡美，美就美在一份对于乡愁的回望里。春花烂漫，蜂飞蝶舞。蝉鸣夏日，荷塘飘香。一地金黄，丰收满仓。雪满大地，梅花绽放。多美啊！我之故乡的四季。一天，一月，一年，一年，乡愁，都在成长着，都在积蓄着，亦都在放大着，终一日，我这个故乡的游子变得无比的想家。想念那：故乡的老屋，门前花开。屋后的荷塘，午后飘香。夕阳下的远山，竹林归鸟。走在乡间的小路上，暮归的老牛是我同伴。上树掏鸟窝，下河捕鱼虾。浪里白条，腾挪翻滚，泥巴大战，青梅竹马。夕阳河边走，举目望苍苍。袅袅炊烟飘来了思乡愁。斯时，我正行走在一条异乡的河流之畔。望乡。乡愁在望，在望呵！心动万千，思念亦万千。秋天里，黄昏下，夕阳中，乡愁氤氲，你是在谁？你是乡愁当中的那另一个我吗？此刻于我，无比地想念起故乡的小河来——小河淌水清幽幽。此时于我，无比地怀念起窗外的月光来——月光如水入梦来。

乡愁在望的那一刻，是站在着异乡的土地之上哟！亦是站在了灵魂的高处。我多么希望我之灵魂在此一刻能化作一只故乡的小鸟，乘风飞翔，在明月万里的清辉中，振翅高飞着，一路心无旁骛地飞回故乡，静静地栖息在故乡屋后的山崖之上，那一片无比宁静的茶园里。月光宁静，山风吹夜，星辰大地，老屋安祥。乡愁在望哟！何止只是那一双离乡多年的眼，更是那一颗日夜思归的心啊！

乡愁，在望。在望，乡愁。一声叹息里，两行热泪中，乡愁在望，瞬间，便定格成了一幅永恒的乡村图腾与生命画廊。



●金国泉

诗性的本真体悟

从文学的角度出发，事物的内在差异，往往不能让我们直观地把握它。正因为如此，文学包括诗歌才古今中外地永远在路上。文学离不开转换与象征，而转换与象征实际均为主体的一种体悟，一种回溯性或者前倾性的对存在和思想互为互与的体悟。读陈俊的诗，我知道陈俊也在进行着这样的体悟或者说抵达。他在寻找诗歌的“林中空地”，以此让他的诗歌获得澄明。

每次走过那条青石板铺的桥/我总要停顿一下/望一望那风/从河水中间刮来的风/从远处山林绿色中刮过来的风/如果坐在词语里/我是否还这么疲惫

在这首《体悟本真》中，陈俊进行了几次转换与象征？我难以细数，这是陈俊的体悟，我因而不用细数，他似乎也不可“举似人”。但这种体悟是陈俊进行一种抵达中的建构。本真之所以能“被思”正是因了人类的这种对本真的建构。陈俊在不断地建构，不断地向着“那条青石板铺的桥”走去，“油菜花奔跑/一直跑出千里的辽阔”（《体悟本真》），他在摆脱“油菜花”，获得“辽阔”，但“辽阔”却因“油菜花”而存在。即便是千里之外的辽阔，油菜花仍然被携带着，当然没有油菜花时，就会有桃花、杏花、李花……

陈俊“每次走过都要停顿”，他执着地行进着，之所以停顿，因为陈俊知道了有了停顿就有了思考，有了

停顿才不至与本真背道而驰。“河水中刮来的风”才能让诗人也让读者在这个停顿中感受到本真的敞开，在敞开中具体而抽象地倾听。

山那边有户人家/我常常在别人的眼神里//看到//走得苦苦的茂盛/径奔那户人家的小院/然后把门上关上无影无踪/然后一些脚步，是自己的/踩在秃了的林子里/一遍一遍/读读了从前的嫁衣/和当姑娘时的热闹——《秃了的林子》

但总是“山那边有户人家”或者“雪花渐渐盖住了凸凹的青石板街”，如果他们再往前走，“山那边”肯定还会“有户人家”，“凸凹的青石板街”还会被雪或者灰尘盖住，甚至“让一首诗浇灌得生机勃勃”（《体悟本真》）。

这便是诗人陈俊的思考，一种对本真的探求。我知道，多年来，陈俊一直进行着这样的一种体悟与探求，包括他的已然成气候的散文诗。一个诗人或者一个作家，当他用文学的手段建构或者抵达那个事物本身时，这个建构起来的或者即将抵达的事物本身，也许自己就将自己引向了另一条道路。陈俊想把“门”关上，这扇门、这条道路让诗人自己或读者仍然感到这另一条道路不会堵塞，不是封闭，前面仍然有路，即便是在“秃了的林子里”，也五光十色，充满着人性的灯火。



●黎在瑜

基于历史经验的理想主义重构

——读刘鹏程非虚构长篇小说《东风泊》

刘鹏程笔下的泊湖不只是他的地理故乡，更是他念兹在兹的精神故乡。这片神奇的水域，是《晋书·庾亮传》“无过雷池一步也”中古雷池的一部分。刘鹏程多年来将笔触聚焦泊湖，让泊湖让湖乡的历史以及人们日常生活中的零零碎碎以不同的形象活跃在自己的作品里。《东风泊》是他泊湖系列作品的第三部，这部作品突破了作者以往诗歌散文创作图式，以小说的形式讲述泊湖，讲述湖边先人的理想追求，讲述发生在那里的图存救亡的生死传奇，让人们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泊湖，丰厚了泊湖文化的内涵；也填补了地方史领域的空白。

作者在“引子”部分说，一个铁疙瘩激活蛰伏已久的记忆：“我父亲在我童年时讲述的那些人，那些事，一桩桩，一件件……在我的心里渐渐复活；那些战场遗迹，那些生死传奇……在我的心里愈来愈清晰——”父亲当年有意无意播下的种子在他心里不断发芽、生长，让他不能自己：“不管怎样，只要有一颗真诚而崇敬之心写下他们，我就对得起自己，对得起生我养我的这片湖水。”“写下”意味着走近那段历史，走进那段传奇。尽管无法还原过去的物理场景，却留下包裹其中的激情、理想、追求和情感。在这部书里，流畅的叙事很容易把读者带入那个传奇故事发生的时代和环境，在那个“荡漾了一万年的古老雷声”和周边的湖乡经历一次又一次的“生命洗礼”，让心灵得到一次又一次的净化，也为宿松绘制了一幅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当然，作者不只是讲湖乡人民的苦难史和奋斗史，还在不同时空叙事经纬中建构出一种记忆的诗学。

父亲的讲述给了刘鹏程基本的事件、亲历与感觉。借助对泊湖和那段跨越22年传奇如肌肤触碰般的了解，刘鹏程在《东风泊》里讲述了父辈记忆中的经历历史以及作者对这段历史的经验，以呈现那段热血沸腾生死传奇的方式传承自强不息的历史，拓展不屈不挠的文化，并通过传承和拓展的方式建构有温度的地域历史，铸造有高度的文化精神。“记忆造就传统的链条，事件因此得以代代相传”，通过书写将事件将记忆将对话渐渐融入历史，构成历史、文化的一部分。

有学者认为：“历史……并不单纯是历史材料或历史数据的函数，而且同时更为重要的是，它还是那些在研究怎样发现‘过去确实是什么样子’的人们（也就是历史学家）的心灵和思想的函数。”《东风泊》可以看作是刘鹏程心灵和思想的函数。这个函数旨在通过“还原那个时代的时代风云”，通过展示“透明的、发光的”历史人物与时代共振的精神频率，建构理想主义的精神史诗。因此，《东风泊》既是对过往传奇的呈现，也是与那段传奇的对话，还是对蕴藏在传奇背后精神的建构。潜在在字里行间的理想主义，让我们的地域文化我们的精神世界变得更加充盈，底蕴更深厚。

《东风泊》是小说，又不是小说，是历史和文学交融出来的品种，属于非虚构写作。说它是小说，是指它具有小说的一切要素和重要特征，包括小说的结构方式、叙事方式和修辞方式等；比较注重叙事的文学性，包括现场描写感性具体，细节刻画生动逼真。说它不是小说，是指虽然打破了历史书写的固有模式和条条框框，丰富了历史叙事的多样性，但书中湖区革命者群像的雕塑基于史实，所有的地名和人名都非虚构，主体事件是在这片神奇土地那个特定时空中发生过而非虚构想象的存在。刘鹏程写诗的历练让他养成用词简洁、独到、准确的习惯。为了留存那段“真实的存在”，也为了保证传承的效果，小说简化了一些景物描写和心理描写的枝枝桠桠，有利于

凸显大历史“原来的形状”。从他富有个性化的表达中，我们不难感受作者的体温和美学追求。

《东风泊》这种非虚构写作“好比是用蜂蜜做药丸，用盐做牙膏，用疼痛去追求按摩的快感”，看似很陌生，很时尚，其实跟我们很熟，称得上熟悉的陌生人；因为在史料的空白处，合理的推想和构建，是走近历史真相的重要途径，通过基于主体史实之上的虚构以达逼真之效果，是中国历史上史家兼笔书写历史的重要传统。就是书写者在史料的空白处尽可能再现特定时空出现过的真实事件，包括设身处地地体察、模拟其中人物的所思所想所言所行，复活相关的历史事件。从这个角度看，一切历史都是推想，都是建构，有趣的是，这种推想、建构出来的文学往往比史学更接近历史真相。

任何书写都带有或明或暗或浓或淡的个人印记，从这个角度，任何历史——包括对整个国家民族乃至全人类波澜壮阔的历史书写——不只是当代史，还是个人史。人不只是历史事件的当事人、推动者，还是时间精神图谱的塑造者、承载者。这部时间脉络清晰的《东风泊》既是宿松以严仲怀、杨学源等为代表的湖区人民在那个特定年代叱咤风云的史诗，也是刘鹏程对那段波澜壮阔历史建构的结果。诺贝尔奖获得者德里克·沃尔科特说：“要么我谁也不是，要么我就是一个民族。”我们可以说，刘鹏程要么谁也不是，要么他就是泊湖就是湖乡。《东风泊》在“历史”的叙述中展开，也会成为被叙述的“历史”。

《东风泊》，安徽文艺出版社2019年10月第一版，安庆市首届长篇精品工程作品。）

文学评论

文学评论

(外六首) ●张金锐

赞架桥工人

红纱总是绕腰边，脚下湍流任意穿。莫看深山筒棚里，手中已给万千篇。

塔吊女工吟

欣随红袖舞翩跹，长臂能移物万千。春夏秋冬常咏我，总于日月共云天。

岳西山村有感

仙河随意步，曲径绕青坡。时见鲜花艳，犹闻野鸟歌。胸中无世事，脚下有蹉跎。依石林间卧，清风伴我哦

岳西山乡夏夜

一
夕落炊烟漾，村中醉味漾。情深话语亲，月满庭园亮。堤竹听溪流，山歌为客唱。风吹绿叶摇，野趣心冲爽。

二
闪烁萤火虫夜巡，蛙声不尽总清真。欣来山里寻幽趣，乐在溪边赏玉轮。留影犹知青野醉，闻香最爱翠芽醇。石关喜倚凉风枕，我与星辰共为邻。

花亭湖吟

心飞人世外，胸向碧湖宽。波漾情人岛，花飘醉客冠。银帆追白鹭，红日沐青峦。能晓游鱼否？随吾仰玉滩。

蝶恋花·七夕七仙女有感

万里飘来寻老树。叶茂枝繁，引起思千缕。吾织布来君举斧，寒窗里破欢声吐。可恨父皇强逼去。独女孤鸾，泪若绵绵雨。祈盼银河虹化路，人间天上同歌舞。

(外三首) ●姚辉

城里的月光

我有一个梦
寄托在城市天空的月亮上

清澈的寰宇，有着湛蓝的空旷
我站在人群里
很容易就能辨认出
那些温情的脸庞

秋日私语

又是一个秋天
我在这里想说一些悄悄话
风，已经感染了叶子的沧桑。
曾经拂面的感觉
停留在夜空

枫叶已经血红
我的那些话语
仍未说出口

九月的河流

那条河一直望不到边
如同这个缓慢的九月

我和一个穿着碎花裙的小女孩
在岸边与河水同步流淌着
一只风筝飞在我们的头顶
它的终点不是天空
九月的河里一定流淌着很多的
唐诗和宋词

河岸上是什么被风吹动?
这条河正徐徐地流淌
而我，似乎仍停留在九月

雨的外面

有一朵云下落不明
我们只需在一场夏雨里
就可以追寻它的踪迹
有多少春风和秋月被
一场倾盆寰宇的泪清洗
不由得想起那一次次
坐在雨的外面
事实上，没有一场雨可以
让我们置身事外

●檀钟

感秋

一
好雨连宵降，清凉似水流。骄阳沉海底，渔子放轻舟。

二
柑橘枝头挂，桂花香满楼。秋光无限好，挥笔写风流。

三
昨夜北风吹，枫叶叶渐丹。荷塘花已落，归雁一声寒。



形影不离 摄影 张大林

天柱山

第766期

在树杈上；另一个人一定要估算好鸡的准确位置，要轻手轻脚地靠近鸡，同时举起双手做好抓的动作，然后猛地双手用力扑上去，抓住了鸡。有时，也会失手，惊慌未定的鸡扑棱着飞去另一棵树上或者掉落在地上，但鸡很快会跑入黑暗中藏起来。接着，再想捉鸡就难了。有人想吃鸡，要提前预约。妹妹夸张地说，抓一只鸡比抓一只兔子还难。家里养了那么多鸡鸭鹅，又没办法杀来吃，其实，不说，大家心里也明白，妹妹是舍不得，她说，这些东西，时间养长了，总是有感情的，少了一只，心里就会难过一阵子。她这样一说，我们谁也不好意思再提想吃鸡了。

以前，母亲则不这么认为，她常抱怨，养这么多鸡又不会耕田，不杀有什么用？吃得又多，一个月好几百块钱呢，再这样下去，家都被吃穷喽，生的蛋还不够分给你们，养几只鸡生蛋，留着过年杀了吃还差不多，乡下哪家养这么多畜生，又不是养殖场。

